

我的婆婆

穆閣珠

大家一提起我的公公張其均先生就常說他刻苦勵學，編修撰著，清廉勤奮，盡忠黨國，尤其晚年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備受艱辛，對他十分推崇。其實公公自己的想法卻很平實，他常把自己比爲一頭老牛，辛勤耕耘是最理所當然，也是最快樂的事，一點也不以爲傲，而在他心中卻一直推崇他的妻子「我的婆婆」；我的婆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典型中國女性，她不斷地付出愛、體諒和忍耐，燃燒自己的生命去充實丈夫的生命，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成全丈夫的理想。若非有這樣一位偉大而令人感動敬愛的婆婆，就不會有大家口中所推崇的張其均先生，我知道婆婆是看到我這樣寫她，一定會撰著嘴笑笑，而且不以爲然的說：「唉！寫那些做什麼！」；但是我寫出來，環顧現今周遭，像她老人家那樣明智賢德的人，實在不多；我自己由婆婆的身教、言教所受益的，更值得與大家分享。

賢德淑慧，宜室宜家

婆婆雖然已八十多歲了，臉上細細的皺紋仍掩不住笑起来時兩頰淺淺的酒渦。婆婆細細的皮膚，細長的眼睛，小巧的鼻子，瓜子臉型，仍然是那麼秀氣好看，薄薄的嘴唇，顯得很有個性；適中的身材，行動俐落，她總是穿著寬鬆樸素的旗袍，不戴首飾、不化粧、生活節儉，不打牌、不逛街，平時以看書報雜誌爲休閒，最關心的是國家大事。

公公是張家的長子，有一位姊姊，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，婆婆從年輕時嫁到張家，就秉持中國傳統的婦德，侍奉公婆，操持家務，照顧弟妹。婆婆常告訴我們一些老家的事情，祖父那當家時年紀不老，叔叔們和小姑姑都還在唸書，過年過節一家子好不熱鬧，婆婆很會做菜，想來是那時時候身爲長媳，磨鍊出來的緣故。學校上課期間，公公都在學校，婆婆在老家侍奉公婆照顧弟妹。公公每次回家總是先到祖父母房中請安，稟告工作生活有關事項，談些外面的情形，然後出來分別詢問弟妹求學情況，最後才回房探望妻子。婆婆說公公對父母很孝順，對弟妹很友愛，每月薪水中的一半一定即速寄回老家給祖父母，又從另一半當中拿出一部分來幫助弟妹唸書，一直到家中弟妹分別婚嫁，從未間斷。想來若非公公有這麼一位賢德又孝順的妻子，大家庭中又怎能那麼和睦幸福？

在抗戰期間，婆婆跟著公公隨著浙大師生沿途轉到重慶，其間，道路的艱苦，生活的艱辛，婆婆最常津津樂道，每到

了躲避日本人的攻擊，帶著鏡湖（當時還是小孩子），將辛苦購置的傢俱衣物完全丟置不顧，寅夜逃出虎口，我聽了都忍不住要掉一把冷汗。在重慶時，有一次躲警報，婆婆到處找不到鏡湖，公公又在學校，只好一個人跟著大夥兒躲在防空洞裡，心裡急得不得了。警報解除後才看到鏡湖走回來，原來他在門口玩耍，看到一群學生走過，他一時童心大作，跟著他們後頭，以爲這樣就可以找到爸爸了。婆婆提到以前抗日戰爭期間生活真是辛苦，那時候沒有自來水，沒有電鍋，要自己生火煮飯，要到井邊打水提到住處；在貴州的那段日子裡，更是更走到河邊打水回去，要吃的用水就用明礬澄清後煮開了喝。洗衣服、洗澡都不像現在這麼方便。尤其說到食物，婆婆總說我們在台灣想吃什麼就有什麼，樣樣都買得到，真是方便；有一次我們特地買了一個沒有起土、洋蔥的漢堡帶回去，婆婆又驚訝又好笑地說，這麼大年紀了倒吃起洋玩意來了！

勤儉刻苦，舊衣相傳

家中房子仍是三十多年前的日式平房，近門右邊是客廳，這是公公會客的地方。牆上有幾幅字，沿著窗有一套近三十年的木頭椅子，配上沈舊的椅墊，套子雖已由桃紅色褪成了灰橘色，卻是洗得乾乾淨淨，客廳的陳設很簡單，沒有一樣古董，沒有電話、沒有電視、沒有冷氣，天花板上垂掛著一個老式的三葉電扇也很少用。客人來了除了能喝口茶，就只有談話了。客人走進來時，既不能踏大步，也不宜出腳太重，地板會發出吱吱的聲音。婆婆常指著靠廚房邊的那兩把椅子說，海雲、海燕小時候吃蛋糕的小手，抓得椅背椅墊一塌糊塗，害得她老人家又擦又洗，如今那兩把椅子把手的油漆都掉了。

廚房是婆婆的天地，比較起來是家中稍爲寬敞的地方，水磨石地總是擦得乾淨又冰涼，木頭餐桌配上一台很舊的冰箱，實在寒酸，說過幾次要換一台新型能自動除霜的冰箱，婆婆總說慢點再說，這台還能用啊！木頭碗櫃也快成了古董，恐怕全台北市，這是碩果僅存的一個，再就只有到鄉下人家去，才找到這種陳舊的木頭碗櫃了。

浴室的浴缸是水泥做的，舊舊、方方深深的，好久以來一直說要換個新型的塑膠纖維的浴缸，又漂亮又保暖，婆婆總說太大，既費水又太滑；本來也可以換瓷磚的，婆婆也只是說說，沒那打算。書房一直是公公專用，一桌一椅、一個書櫥和一張單人木頭床，已經是擠得滿滿的了，家中唯一的電話在書桌上，如果電話鈴響了，要從外間跑到書房接電話，那可不能急急地跑去，若是腳步太急太重，書櫥會被震得呱呱地響，好像隨時會倒下來，主臥房中是一張雙人木頭床，沒有彈簧墊，床頭邊有一張黑黑的書桌，一張椅子，桌上有一個小鏡子和筆插，床尾放著一個五斗櫃，放內衣、手帕等物。壁中有一間衣櫥，沒有幾套西裝就塞滿了。三來板的牆漆成蘋果綠，這是婆婆最喜歡的顏色；四面牆上除了掛日曆外一樣東西也沒有，整個家顯得安靜、整潔、簡樸。

件旗袍寬寬大大的，總穿好幾年，在家裡，她還常穿公公不穿的毛衣、襪子等。公公的襯衫舊了，領子都洗破了，她就將領子拆下來，翻過一面再釘回去，又可以再給公公穿一陣子。再洗破了，她會把領子剪掉，袖口剪掉，自己當內衣或睡衣穿。公公年輕時多半穿長袍，只有在民國三十二年去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時，才特地去做西裝，公公來台以後就一直穿西裝，他的西裝都是一個樣式，從不趕流行，一套西裝要穿十多年，公公過世後，婆婆還特地拿出兩套穿不到十年的西裝，婆婆說這兩套還很好，可以給鏡湖穿。他們父子不但長得很像，身裁也相近。公公唯一的一件冬天的黑呢大衣也傳給了鏡湖，現在成了鏡湖唯一的一件大衣。

鵝鵝情深，相愛相守

婆婆一向秉持中國固有的美德勤儉持家，親自操作家務，她做起家事來很有條理，對於買菜更是有學問，什麼時候有些什麼菜上市，什麼時候要什麼東西又便宜，她老人家常如數家珍般地教導我。

在師大路一住三十多年了，鄰居們都很敬重她。有一位老鄰居說：「以前我們常看到部長夫人親自到門口小店爲部長買油條；起先我們都不曉得，後來知道了，覺得真是難得。」婆婆平時買菜都在古亭市場，有一次一位老鄰居告訴我：「最近幾年妳婆婆少出來買菜了，以前她來買重慶的東西，我們都給她送到家呢？你們還是住在那間老房子吧！」還有一位賣菜的婦人說：「妳婆婆很會買東西呢！她買魚很考究，一定要最新鮮的。」婆婆常對我說，過日子當然要儉省著過，不可浪費。可是，在買菜時不能爲了省幾個錢而買不新鮮或不太好的東西，就怕吃了對身體不好。婆婆知道我買水果時總捨不得花錢買大號的梨和蘋果，就笑我小氣；她說，她什麼都能省，就是買東西給公公吃的時候，不計較錢；公公什麼嗜好都沒有，從早到晚，除了辦公就是看書寫作，所以一定要弄最好的東西給公公吃。婆婆自己省吃儉用，捨不得花錢，但是爲了公公，只要是公公喜歡吃的，再貴也捨得買。公公健康時，婆婆每天早上五點不到就起床親自爲公公燉熱湯，煮稀飯，準備早餐，公公早起看書寫作的習慣，婆婆總是先燉熱一道雞湯，或是牛肉湯給公公喝，公公喝過熱湯就坐下來寫作，一寫就是二個多鐘頭，到了八點左右，婆婆也早早餐完全準備好了。招呼公公吃過早餐，整理妥當出門辦公後，婆婆就開始了一天的家務。婆婆很注意公公的飲食、營養，公公喜歡吃魚，所以她對魚肉類的挑選特別細心，婆婆總是買活魚回來清蒸或紅燒，蘿蔔絲鯽魚湯是婆婆的拿手好菜之一。婆婆的牛肉湯更是獨具風格，她的密訣是先挑選上好的牛肉，在煮湯前要先去沫；然後放一個蕃茄加一個干貝，煮出來的牛肉湯又純又香，給公公吃的牛肉湯都要在放涼後存入冰箱一會兒，待上面的油脂結塊後，除去那層油，再熱過，才送給公公吃，雞湯也是細心地除去湯面上的油脂，再給公公喝。

公公生病住院初期，不知什麼道理就是對醫院食物過敏，

